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153 七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弘明集卷第七

梁釋僧祐撰

朱昭之難夷夏論
朱廣之諮夷夏論
慧通法師駁夷夏論
僧愍法師戎華論
難顧道士夷夏論　常侍朱昭之
見足下高談夷夏辨商二教條勒經旨冥然玄會妙唱善同非虛言也昔應吉甫齊孔老於前吾賢又均李釋於後萬世之殊塗同歸於一朝歷代之疑爭怡然於今日賞深悟遠蠲慰者多益世之談莫過於此至於各言所

好便復肝膽楚越不知甘苦之方雖二而成體之性必一乃至相攻激異端遂起往反紛頻斯害不少惜矣初若登天光被俗表末如入淵明夷燼淪夫導師失路則迷塗者衆故忘其淺昧遽相牽拯今先布其懷未陳所恨想從善如流者不惜乖於一往耳山川悠遠良話未期聊寄於斯以代暫對情旗一揆所釋不淺朱昭之白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適所以自聖而檢心本無名於萬會物自會而爲稱則名號以爲之彰是以智無不周者則謂之爲正覺通無不順者則謂之爲聖人開物成務無不達也則謂之爲道然則聖不過覺覺不出道君可知也何須遠求哉但華夷殊俗情好不同聖動常因故設教或異然曲禮淨戒數同三百威儀容止又等三千所可爲異政在道佛之名形服之間耳達者尚復以形骸爲逆旅衮冕豈足論哉所可爲嫌祇在設教之始華夷異用當今之俗而更兼治遷流變革一條宜辨耳今當之言聖人之訓動必因順東國貴華則爲衮冕之服禮樂之容屈伸俯仰之節衣冠簪佩之飭以弘其道蓋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教以極質髡落徹容衣裳弗裁閉精開照期神

曠劫以長其心推而遠之也道法則採餌芝
英餐霞服丹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大則靈飛
羽化小則輕強無疾以存其身即而効之也
三者皆應之感之一用非吾所謂至也夫道
之極者非華非素不即不殊無近無遠誰捨
誰居不偏不黨勿毀勿譽圓通寂漠假字曰
無妙境如此何所異哉但自皇犧已來各引
其方師師相傳不相關陟良由彼此兩足無
復我外之求故自漢代已來淳風轉澆仁義
漸廢大道之科莫傳五經之學彌寡大義既
乖微言又絕衆妙之門莫遊中庸之儀弗覩
禮術既壞雅樂又崩風俗寖頻君臣無章正
敎陵遲人倫失序於是聖道孤綸天運遠被
玄化東流以慈係世仁衆生民黷所先習欣
所新聞華面從和精義復興故微言之室在
在並建玄詠之賓處處而有此可以事見非
眞布之空談將無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
同人故耶意者夫聖人之撫百姓亦猶慈母
之育嬰兒始食則餌以甘肥甘肥既厭復改
以脂蜜脂蜜既厭則五體伏和內外平豫爲
益至矣不其然乎理極而橫厝非貶妄
相分別是未悟環中不可與議二賢推盪往
反解材之勢縱復得解非順理之作順理析
之豈待推盪足下發源開端明孔老是佛結

章就議則與奪相懸何縉紳擊踠爲諸華之
容稽首佛足則有孤蹲之貶端委罄折爲侯
甸之恭右膝著地增狗踞之辱請問若乳是
正覺繹爲邪見今日之談吾不容聞許爲正
眞何理鄙詣既虧畏聖之箴又忘無苟之禮
取之吾心所恨一也又云全形守祀繼善之
教毀貌易姓絕惡之學是商臣之子有繼善
之功覆障毀落有絕惡之志推尋名實爲恨
二也又云下乘妻孥上廢宗祀夫鬼神之理
冥漠難明故子路有問宣尼弗釋當由生死
道殊神緣難測豈爲聖不能言良恐賢不能
得三達之鑒照之有在足下已許神化東流
而復以喪祭相乘與奪無定爲恨三也又云
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李強三復此
談顛倒不類夫謙弱易回可以賒和而進李
強難化應以苦切乃退隱心檢事不其然乎
米糠在目則東西易位偏著分心則辭義舛
惑所言乖當爲恨四也又云抑則明者獨進
引則昧者競前夫道言眞實敬同高唱覆載
萬物養育衆形而云明者獨進似若自私佛
音一震則四等兼羅三乘同順天龍俱靡而
云昧者競前亦又近誣探賾之談而妄生瘡
疣游辭放發爲恨五也又云佛是破惡之方
道是興善之術破惡之方吾無間然夫惡止

善行乃法教所以興也但未知興善之術
將誰然若善者已善奚用興善善者非善又
非興善則興善之名義無所託今道者善也
復以興善取之名義太爲繼富不以振惡爲
教褊矣大道兼弘而欲局之爲恨六也又云
殘忍剛愎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
至夫摧伏勇猛迴靡殘暴實是牟尼之巨勳
不乖於慧旨但道力剛明化功弥遠成性存
存恩無不被梟鴞革心威無不制而云唯得
虛受太爲淺略將無意淪偏著不悟狹劣傷
道耶披尋第目則先誡臆說建言肆論則不
覺情遷分石難持爲恨七也又云八象西戎
諸典廣略兼陳金剛般若文不踰千四句所
弘道周萬法靡妙兩施繁約共有典法細誡
科禮等碎精麁橫生言乖乎實爲恨八也又
云以國而觀則夷虐夏温請問炮格之苦豈
康竺之刑流血之悲詐齊晉之子刳剔之苦
害非左衽之心秋露含垢匪海濱之士推檢
性情華夷一揆虛設温嚴爲恨九也又云博
弈賢於慢遊講誦勝於戲謔尋夫風流所以
得傳經籍所以不廢良由講誦以得通諮求
以成悟故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而方之戲
謔太爲慢德請問善誘之筌其將安寄初未
得意而欲忘言爲恨十也有此十恨不能自

繹想望君子更爲伸之謝生亦有參差足下
攻之已密且專所請不復代匠
疑夷夏論諮顧道士　朱廣之
朱廣之叩頭見與謝常侍往復夷夏之論辯
章同歸之義可謂簡見通微清練之談也至
於駢尚端冕之儻屏破蘭落之素申以擎跪
之恭辱以狐蹲之肅桎東華人杜絶外法舟
車之喻雖美平恕之情未篤致會之源旣坦
筌寄之塗方壅然則三乘之悟宜望茲土六
度之津於今長訣披經翫理悵怏良深謝生
貶没仙道褒明佛教以羽化之術爲浮濫之
說殘形之唱爲履眞之文徒知已指之爲指
不知彼指之無殊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
謂乎僕夙漸法化晚味道風常以崇空貴無
宗趣一也蹄網雙張義無偏取各隨曉入唯
心所安耳何必龍衮可襲而瓔珞難乘者哉
自貧來多務研敷沉替緘卷巾牘奄逾千載
幼習前聞零落頓盡蘊志空年開塵靡階每
獨慷慨遥夜輒啓旦忘寐而清心遠信纏苦
孙篤若夫信不沿理則輕況無主轉墮之實
因斯而起是以謦欬往管書述鄙心願重爲
啓誨敷導厥疑廣之叩頭
論云擎跪謦折侯甸之肅也疑曰夫邦殊用隔久自難均至於各

得所安由來莫辨侯甸之容所言當矣狐狗之目將不獨傷

論云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必不可也疑曰夫法者所以法情情非法也法既無定由情不一不一之情所向殊塗剛柔並馳華戎必同是以長川浩漫無當於此矣平原遠陸豈取於彼耶舟車兩乘何用不可

論云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疑曰若夫廢祀於上不能絕棄於下此自擬異入同非同者之過也寧可見聲牛不登宗廟之用而求棄於牢餼之具耶

論云嗜慾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疑曰若悖德犯順無施而可慈敬慧從和觸地而通是以損饍行道非徵凶之宅服冕耒之望可相絕於此矣

論云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今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其道耶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耶俗則天乖矣疑曰至道虛通故不爵而尊俗無不滯故不黜而賤賤者不能無累尊者自然天足天足之境既符俗累之域亦等道符累等又誰美誰惡故俱是聖化唯照所惑惑盡明生則彼我自忘何煩遣

遣捨倣之際耿介於華夷之間乎

論云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疑曰無生即無死無死即無生名反實合容得賒切之別耶若以跡有差降故優劣相賒懸者則宜以切抑強以賒引弱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致教之方不其然乎

論云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麁人所用博猶精也豈麁人所能信精猶博也豈弘遠廣敦修善行必因理入微照明則理無不精理精則明無不盡然則精博同功相爲利

通所獨關

論云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折折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疑曰夫華不隔理則爲達鑒所陶實未留虛故爲鑽賞所業陶業有序者爲質昧耶爲待明耶若其質昧則明不獨進若必待明則昧不獲前若明昧俱得何須抑引妙況難章所宜更辨

論云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見妙則百慮咸得疑曰簡則易從云何難見繁則難理豈得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可以階道之極雖非幽簡自然玄造何假難明之術代茲

易曉之路哉

論云若殘忍剛愎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疑曰夫邪見枉道法所不存慈悲喜捨是所漸録審心則能受捨亦必虛虛受之義宜然復會未知殘愎之人更依何法若謂所受者異則翻成刻舩何相符之有乎論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又以中夏之性不可倣西戎之法疑曰興善之談美矣勿倣之誨意所未安請問中夏之性與西戎之人爲夏性純善戎人根惡如令根惡則於理何破使其純善則於義何興故知有惡可破未離於善有善興可未免於惡然則善惡

參流深淺乎列故羅雲慈慧非假東光桀跖凶虐豈鍾西氣何獨高華之風鄙戎之法耶若以此善異乎彼惡殊乎此惡則善惡本乖寧得同致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辨猶虫讙鳥聒何足述倣疑曰夫禮以伸敬樂以感和雖敬由禮伸而禮非敬也和因樂感樂非和也故上安民順則玉帛停筐風淳俗泰則鍾鼓輟響又鍾帛之運不與二儀並位蓋以拯頽權時不得已而行耳然則道義所存無係形容苟造其反不嫌殊周全祝蹲虔跪孰曰非禮禮敬玄符如何徒捨含識之類人標其所貴貴不在言言存貴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理是以麟鳳懷仁見重靈篇猩猩能語受蚩禮章未知之所論義將何取若執言捐理則非知者所據若伏理忘言則彼以破相明宗故孝叟之常非名欲所及維摩靜默非巧辨所追檢其言也彼我俱遣爭其旨也老釋無際俱遣則濡沫可遺無際則不負高貴何乃遠望般若名非智慧便相挫蹴比類虫鳥研復逾日未愜鄙懷且方俗殊韻豈專故夏近唯中邦齊魯不同權輿俶落亦古今代述以爲是如其是也則彼不獨非既未能相是則其無妨指録故傳授世習若其非也則此未均於相非想茲漢音流入彼國復受虫讙之尤鳥聒之誚婁羅之辨亦可知矣一以此明筵楹可齊兩若兼除不其通乎夫義奧淵微非所宜叅誠欲審方玄匠聊伸一往耳傾心遥佇遲聞後裁

駁顧道士夷夏論　　沿城慧通

余端夏有隙亡事忽景披顧生之論昭如發矇見辨異同之原明是非之趣辞豐義顯文華清與每研讀忘倦慰若堂草真所謂洪筆君子有懷之作也然則察其指歸疑笑良多譬猶盲子採珠懷亦救而反以爲獲寶聾賓聽樂聞驢鳴而悦用爲知音斯蓋吾予夷夏之談以爲得理其乖甚焉見論引道經益有

昧如昔老氏著述文指五千其餘淆雜並淫
謬之說也而別稱道經從何而出既非老氏
所創寧爲眞典庶更三思儻祛其惑論云孔
老非佛誰則當之道則佛也佛則道也以斯言
之殆迷厥津故經云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
淨童子彼名仲尼將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
實猶吾子見理未弘故有所固執然則老氏
仲尼佛之所遣且宣德示物禍福而後佛教
流焉然夫大道難遵小成易習自往古而致
歎非來今之所慨矣老氏著文五千而穿鑿
者衆或述妖妄以迴人心或傳淫虐以振物
性故爲善者寡染惡者多矣僕謂縉紳之儔
罄折之恭殯葬之禮斯蓋大道廢之時也仁
義所以生孝敬所以出矣智欲方起情僞日
滋聖人因禁之以禮教制之以法度故禮者
忠信之薄取亂之首也既失無爲而尚有爲
寧足加哉夫剪髮之容狐蹲之敬求沉之俗
僕謂華色之不足吝貨財之不可守亦已信
矣老氏謂五色所以令人目盲多藏秘之後
失故迺剪髮玄服捐財去世讓之至也是以
太伯無德孔父嘉焉斯其類矣夫胡跪始自
天竺而四方從之天地之中佛教所出
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肅至教之齊嚴吾子比
之狐蹲厥理奚徵故夫凶鬼助惡強魔毀正

子之謂矣譬猶持瓢欲滅江海側掌以蔽日月不能揜江海之泉掩目月之明也至夫太古之初物性猶淳無假禮教而能緝弗施刑罰而自治死則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制無期哀至便哭斯乃上古之淳風良足効焉子欲非之其義何取又道佛二教喻之舟車夫有識聞之莫不莞尒而笑僕謂天道弗言聖人無心是以道由人弘非道弘人然則聖人神鑒靡所不通智照寧有不周而云指其專一不能兼濟譬猶靈暉朝覿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故形殊則音異物異則照殊日不爲異物而殊照風不爲殊形而異音將知其日一也其風一也稟之者不同耳吾子以爲舟車之喻義將焉允然夫大教無私至德弗偏化物共旨導人俱致在戎狄以均響處胡漢而同音聖人寧復分地殊教隔寓異風豈有夷耶寧有夏耶昔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也轉爲蚤寅孤犢之聲於是奮耳掉尾蹀躞而聽之今吾子所聞者蓋蚤寅之音也夷夏之別斯旨何在又云下弃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夫道俗有晦明之殊內外有語默之別至於宗廟享祀禘祫皇考然則孝敬之至世莫加焉若乃煙香

夕臺韻法晨宮禮拜懺悔祈請無輟上逮歷劫親屬下至一切蒼生若斯孝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所測也夫國資民爲本君恃民而立國之所以寧民之力也推如來談似爲空設又云刻舩桑門守株道士空爭大小乎相彈射披撫華論深釋文滯壽文求義於何允歸夫如之何斯可恥昔齊人好獵家貧犬鹿窮年馳騁不獲一獸於是退而歸耕今吾子有知歸耕得箅又云大道既隱小成乎起辯訥相傾孰與正之夫正道難毀邪理易退譬若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谷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爲飄風所動磐石不爲疾流所迴是以梅李見霜而落葉松栢歲寒之不凋信矣夫姪妖之術觸正便挫子爲大道誰爲小成想更論之然後取辯若夫顏回見東野車之馭測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風審其必亡子何無知若斯之甚故摽愚智之別撰賢鄙之殊聊舉一隅示子望能三反又云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号正眞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眞會無生無生之教賒無死之教切斯蓋吾子聰辯能言鄙夫蔑以如之然則泥洹滅度之說著乎正典仙化入道之唱理將安附老子云生

生之厚必之死地又云天地所以長久者以
其不自生也夫忘生者生存生者必死子
死道將屆故謂之切其殊切乎諺曰指南爲
此自謂不惑指西爲東自謂不蒙子以必死
爲將生其何反如之故潛居斷粮以修仙術
僕聞老氏有五味之誡而無絶穀之訓矣是
以蟬蛾不食君子誰重蛙蟒穴藏聖人何貴
且自古聖賢莫不歸終吾子獨云不死何斯
濫乎故舜有葬梧之墳禹有會稽之陵周公
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慕曾參有啓足
之辞顔回有不幸之歎子不聞乎豈謬也哉
昔者有人未見麒麟問常見者曰麟何類乎
荅云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常見麟則不問也
而云麟如麟何也荅云麟麐身牛尾鹿蹄馬
背問者乃曉然而悟今吾子欲見麟耶將不
見告又云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僕謂
老教指乎五千過斯已外非復眞籍而道文
重顯愈深疑怪多是虚託妍辭空稱麗句譬
周人懷鼠以貿璞鄭子觀之而且退斯之謂
矣尋此而言將何克允又云殘忍剛愎則師
佛爲長慈柔虚受則服道爲易矣故老子云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學文故人所以
敷行誡籍顯著文教將爲愚瞽之故非爲賢
哲之施矣違之者必凶順之者必吉夫強梁

剛愎之人下愚之類也大教慈愍方便爲之將非虛也學文耶慈柔虛受僕謂宜空談令學道反之陳黃書以爲眞典佩紫錄以爲妙術士女無分閨門混亂或服食以祈年長或嬈姣以爲寮疾慈衆之論於焉何託又道迹密而微利用在已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又有何患老氏以身爲大患吾子以軀爲長保何其乖之多也夫後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惟云在已未知此談以何爲辨又云婁羅之辨各出彼俗自相領解猶虫喧鳥聒何足述効僕謂餌幸者不知幸之爲幸而無羨於餌香悅臭者不覺臭之爲臭而弗躭椒蘭猶吾子淪好淫僞寧有想於大法夫聖教妙通至道淵博既不得謂之爲有亦不得謂之爲無無彼我之義並異同之說矣夫言猶射也若箸之離弦非悔恨所及子將慎言乎而云虫喧鳥聒義則何依近者孫子猖狂顯行無道殃淫喪禮殘逆廢義賢士同志悉而已愚夫輒爲迴心簽儔盈室惡侶塡門墟邑有痛切之悲路陌有羅苦之怨夫天道損盈鬼神福謙然後自招淪喪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　廣陵釋僧愍

昔維摩者內乘高路功亮事外龍隱人間志揚淵海神灑十方理正天下故乃跡臨西土

協同幽唱若語其靈變也則能令乾坤倒覆
促延任意若語其眞照也則忘慮而幽凝言
絶者也如此之人可謂居士未見君稱居士
之意也君今七慢之岳未摧五欲之谷未塡
慧陽之日未曜無明之雲未晴永宴之風未
息夜遊之迷未旋君既解猶常品而山号居
士乎貧道遥飡器量知君未堪斯據然此雖
大法之淺号而亦未易可當矣省君夷夏論
意亦具照來心貧道踐學天壇希囑茲況而
此所論者才無玩文之麗識無鑒幽之效照
無寸光澤無露潤萬塗斯闕何有義哉而復内
秉茫思獲心閨討輕弄筆墨仰卜聖旨或混
道佛合同或論深淺爲異或說神邦優劣或
毀清正實實失若李繁子而枝折欒大謬唱
而受梟此皆是上世之成制後賢之遠匠矣
今將示君道佛之名義異也夫佛者是正靈
之別号道者是百路之都名老子者是一方
之哲佛據萬神之宗道則以仙爲貴佛用漏
盡爲研仙道有千歲之壽漏盡有無窮之靈
無窮之靈故妙絶杳然千歲之壽故乘龍御
雲御雲乘龍者生死之道也杳然之靈者常
樂永淨也若斯者故能旋璣並應跡臨王城
宮踈遠關緬委重軒故放彼萬國誓越三空
龍飛華舘整駕道場於是初則唱於鹿苑次

則集於天宮中則播於靈鷲後則窮於鹿連故乃巨光遐照白日寢暉華軒四蓋梵駕天垂九天齊歌群仙悟機敢預有緣莫不雲會歸焉唯有周皇邊霸道心未興是以如來使普賢威行西路三賢並導東都故經云大士迦葉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詭教五千翼匠周世化緣既盡迴歸天竺故有背關西引之邈華人因之作化胡經也致令寡見之衆詠其華焉君未詳幽旨輒唱老佛一人乎聞大聖現儒林之宗便使莊孔周老斯皆是佛若然者君亦可即老子耶便當五道群品無非是佛斯則是何言歟眞謂夸父逐日必渴死者也君言夷夏論者東有驪濟之醜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亂頭被髮南有剪髮文身雕孔施禮於中故有夷夏之別戎華者東盡於虛境西則窮于幽鄉北則弔於溟表南則極乎牢閭如來扇化中土故有戎華之異也君責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子出自井坂之淵未見江湖之望矣如經曰佛據天地之中而清導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國也周孔有雅正之制如來有超俗之憲雅正制故有異於四夷超俗憲故不同於周孔制四夷故八方推德憲加周孔故老子還西老子還西故生其群戎四夷推德故踰增其迷矣

正禮叵易眞法莫移正禮叵易故太伯則於
吳越而整服眞法莫移故佛教則東流而無
改緣整服故令裸壞髡褒法無改故使漢賢
落髮髡褒故使形遍中夏落髮故使仰齊西
風形遍中夏故使山藏而空慢遠齊西風故
使近見者莫不信也
若謂聖軌無定應隨方異者太伯亦可裸歩
江東君今亦可未服裳也故雖復方類不同
聖法莫異君言義將安取者謂取正道也於
是道指洞玄爲正佛以空空爲宗老以太虛
爲奧佛以即一事而淵老以自然而化佛以緣
合而生道以符章爲妙佛以講導爲精太虛
爲奧故有中無無矣即事而淵故觸物斯奧
矣自然而化故霄堂莫登矣緣合而生故尊
位可昇矣符章爲妙故道無靈神矣講導爲
精故研尋聖心矣
有中無無故道則非大也觸物斯奧故聖路
遐曠也霄堂莫登故云云徒勞也尊位可昇
故智士亡身也道無靈神故傾顏何求也研
尋聖心故沙門靈興也
介乃故知道經則少而淺佛經則廣而深道
經則勘而穢佛經則素而貞道經則近而闇佛經則遠而
明君染服改素實參高風也首冠黃巾者卑

鄙之相也皮革苦頂者莫非華風也販符賣籙者天下邪俗也搏頰扣齒者倒惑之至也反縛伏他者地獄之貌也符章合氣者姦狡之窮也

斯則明闇已顯眞僞已彰君可整率匹侶細涉清衢貧道雅德內顧同奉聖眞豈有惡乎想必不逆允於往示耳

弘明集卷第七

駮必角反 髡音坤 顱讀字 否皮美反 踶其兒反 甸音殿 誚才笑反 炮步交反 桎音質 鏁紆拱反 窅烟曉反 斃音劾 牢餘上音

劈既劣反 下許加反 傚胡教反 贊子官反 桀渠列反 跔音隻 謹音喧 聒古活反 箠止字 驎音麟字 猩生音 蚩尺之反 濡而朱反 蹴子六反 俶昌六反 菽音叔 迺乃字 緝七入反 莞胡板反 覿上古 牒音 候反下音牒 燮先怗反 褶上徒帝反 袷下侯夾反 墟起虛反 邾音誅 嗜魚箭反 蛙蝟上烏瓜反下毋朗反 麝居倫反 姣户交反 膠音抽 箸古活反 猖音昌 緦音總 羌苦良反 帚音的 叵普可反 勘息淺 搏音搏 狡古巧反 苫失廉反 籙力玉反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